

# 纵然感伤,我还是满满希望

◎袁丽明

01

村口有条小河。现在是退水期,浮泥一圈一圈干,颜色深浅不一,水面一圈一圈浅去。一圈一圈,就像两个追逐者的脚印,一个在进,一个在退。原本碧波荡漾的水域,现在像一块泥田。有几个墓碑,歪歪斜斜地露出来。在数代以前,这里应该是一片有故事的土地,埋藏着与某个家族有关的过往。只是,已经数不清这是哪一代人的故事了。

要不了多久,几场山雨落下,水面迅速上升,填平人们的视线。就像多年过后,人们回想起这场与疫情有关的记忆,心里,像这水面一样,泛着涟漪。

多少波澜壮阔的曾经,都沉进了水底寂寂无声。

02

近期遇到的一家公众号很有意思。

它言辞犀利,真实反映当下的疫情状态,情感真挚,道出读者心声;不畏权势不唱颂歌,只为处在暗区的弱者发声。通过她的文字很多人都明白了疫情最严峻时期那些不幸者的遭遇和处境。阅读量每次都是10万加,留言区里更有洋洋洒洒长一片。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刷

## 老许其人

◎刘凌

春暖花开,疫霾驱散。

沉寂数日的山城终将恢复往日的车水马龙,又开始喧腾了。宅疯了的人们结束了一场人生修炼和心灵洗礼,急需一场微笑的能量传递。

当解封的钟声敲响,一颗颗躁动的心终于按耐不住了,一个个欢腾雀跃,奔走呼号,像潮水般涌向大街、公园、广场……他们沐浴着穿越晨曦的和煦阳光,吮吸着清新的空气,倾听着万物的复苏,感受着露珠的生机,忘记了昨日的烦恼,懂得了生命的坚强。

“解放了,胜利了!”

“奔跑吧!户外遍地都是春的光彩”。这是晨练人群中一位跑步爱好者渴望自由,珍爱生命,拥抱自然而迸发出来的呐喊声呼喊声,由远及近,声声入耳,带给人们无比亢奋。

循声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跃入眼帘。他,个头不高,一米六几,渐

朋友圈。寻找与疫情有关的数字,看看升了还是降了。无法出门的特殊时期,只能靠这种方式来与外界维持联系。那些揪心的感激的画面,朋友圈里都有。并且每天都能幸运刷到这家公众号的文,看了,就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到过现场一样。看完后,我就将文纳入收藏夹保管了。

可晚上网页却打不开了。只有一个大圆红点里面画着白色感叹号,底下写着“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一连几天如此,着实可惜。

.....

我只能叹息,文与文不一样,有些文能活很久,有些文一不小心就被“毒手”搞掉了。茫茫网海,不知那些网文到底是谁在主宰,网能载文,网亦能覆文。

03

晌午的阳光穿过窗户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捧着书读得正香。窗外陡然升起鸡飞狗跳的吵闹,我迟疑了十几秒,外边只剩下小鸡哀弱的嘶鸣。我扔下书本随手抓过扫帚一溜烟跑下楼,狗被打跑了,鸡已经不动了。

这鸡从破壳长到现在,好几个月了,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的,现在只剩一口气,趴在地上,背上尽是狗

近古稀,华发昂顶。看上去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跑起来健步如飞,老当益壮。闻之其退休后,加入了跑步协会,还经常外出参加各地举办的马拉松比赛。畅游长江,攀登黄山,晚年生活多姿多彩,有滋有味,悠哉游哉,让人羡慕。

子曰:“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它给人以启迪:人生在世,不仅要拥有智慧,更要具备仁德。像那高耸的山,承载了人生的厚重;像那明媚的水,充满了世间的关爱。跑步和登山不单纯是一项体育运动,它也是一种考验,一种生存必需,更是一种精神追求。

在这片充满故事的跑道上,他用坚定的双脚,不屈的汗水诠释了什么是坚韧不拔,什么是砥砺前行;什么是哲人无忧,什么是智者常赢;什么是山高水长,什么是明月清风。

他叫老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让我们一起为他这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鼓掌加油,一同携手跨越最后的终点线,续写夕阳美丽的篇章。

牙咬过之后留下的涎液。这狗是外来的流浪狗,窜出来就咬。我的火气瞬间就爆到顶了,恨不得把那野狗打死。

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啊。

好在四五分钟后,小鸡站起来踉踉跄跄走几步,然后跑开了。

第二天,听家人说,那狗又来了,又来捉鸡,最后被打跑了。

那只鸡虽然命大,受到的惊吓一定不小。

总有这些不安分的生命,时常觊觎自己不该惦记的东西,岂不知主人早已备好了棍棒在等候呢!就像病毒这玩意,居然跑到人的身上,看吧,总有一天它们会像打狗一样被人类打死!

04

疫情防控一直在紧张而有序的进展着,村里人也都自觉遵守规则,闭门不出,日用品列成清单发在群里有人统一采买回来。一直以来,周邻村庄没有发生任何与疫情有关的病例,我们所在的小区是一片净土,除了不能出门,各自也都安心,渐渐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安静,以及祖国正在遭遇病毒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手足无措的村民能有一片净土维持内心的安宁,抵御

## 走进通山

◎陈鸿章

元量寿禅寺的钟鸣,渡人三世  
消费了“狮子涌云关”天下第一奇的词汇  
红墙碧瓦沈园浅东风  
无念无眷  
中湖水,装日月星辰  
紧抱云朵和山峰  
与来往的行人一同随景入梦  
九曲回廊的隐水洞  
是走不尽的娴静幽远  
擦肩而过的尘缘  
笑看,这一生的奇遇  
朱侍郎在风池山  
捡拾唐诗宋词遗落的金句背回家  
烫一壶米酒慢慢咀嚼  
“雾厚九天,两崖驮不住雪深三尺,  
万竹要低头”的千古名联  
北宋的圣庙  
在嘉靖,康熙、乾隆、嘉庆时期

惶恐。

习惯了热闹的村民,从闹到静,颇费一番周折。起初,大广播小喇叭每天都在耳边轮番播报村民守则,执勤人员在村里设卡、沿村巡查,还是有些人按捺不住偷偷往外跑,微信群里流传着短裤睡破的搞笑照片,各种冲突关卡要强行进出的画面时常看到。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很少看到这些了。心静了,身自然也静了。

现在网络发达,年轻人握着手机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相比之下,不能出门的老人要可怜得多,尤其是那种空巢老人,他们蜗居不动守着清冷的日子,眼眶里该有多少关于儿女的期盼和思念。

两天前,听说东村和西村各有一名老者离世,其实也不老,都还不到60岁。事发突然,逝去的生命,让人扼腕。年前还是活蹦乱跳的生命,现在就化成灰了。生命,何等脆弱!都是乡亲间,按平时肯定会锣鼓喧天送完最后一程,眼下特殊时期,这些礼数都无法做到了。能做的,只有喃喃几句,叹息几声。

窗外的春意很浓了,想必外面早已是草铺横野六七里了,草木枝头,也应挂满了蓓蕾。人们沉寂的心,时时被春风暖阳撩拨。才知道,真正的净土,其实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心。

让我们一起守望,像草木守望春天一样,守候一份活着的渴望。

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

这种巷,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有如古代的少女,躲在僻静的深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和它真正成了莫逆,你才有机会看见她,接触到她优雅的风度。它不是乡村的陋巷,湫隘破败,泥泞坎坷,杂草乱生,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鳞次栉比的人家,拥挤得喘不过气;小贩憧憧来往,黝黯的小门边,不时走出一些趿着拖鞋的女子,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眼睛里网满红丝,脸上残留着不调和的隔夜脂粉,颓然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也不像北地的胡同,满目尘土,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

这种小巷,隔绝了市廛的红尘,却又不是乡村风味。它又深又长,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要老半天才走完。它又这么曲折,你望着前面,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而且更加幽静。那里常是寂寂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候,你向巷中望去,都如宁静的黄昏,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翠欲滴的藤萝,简直像古朴的屏风。墙里常是家的竹园,修竹森森,天籁细细;春来时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娉婷婷婷,从墙头殷勤地摇曳红袖,向行人招手。走过几家墙门,都是紧紧关着,不见一个人影,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偶然躺着一只狗,但是决不会对你狺狺的狂吠。

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无论谁,只要你到巷里去踯躅一会,你的心情就会如巷尾无波的古井,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而不是阴森和肃杀。它闹中取静,别有天地,仍是人间。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一部兴衰史,可是重门叠户,讳莫如深,让你来时,像茫茫人海中的一道避风塘,给人带来安全感;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胜似皇家的阁道,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爱逐臭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镗,管弦嗽嘈的,请到歌台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静候你!

作者简介: (1909年2月15日—2000年6月19日,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著名作家。原籍浙江省绍兴市斗门镇,生于广州。



古谊孝反于家县;  
达人累叶箕裘世泽是亦为政  
百年矩矱仰先型。

意为西泉畈后人要铭记祖德,为  
家国作贡献,要将家业发扬光大,为  
后人树立榜样。

同行的同僚文友也撰联:

泰伯至德季李高风俎豆已千秋  
尚有支分馨泰稷;

楚水人文泰山科第渊源同一脉

更看后起郁祖。

该联激励后人以吴怀清为榜样,

科举入仕,光大门楣。

吴怀清对西泉畈的满腔热忱与  
才华横溢的联文,博得乡亲父老喝  
采不休。年迈的上屋叔公拉着他的手  
说:“你的对联让宗祠蓬荜生辉,大  
大增长了吴家人脸面。你既是西泉  
子孙,又是国家重臣,能否惠赐一  
匾,以壮我们吴家门风志气。”叔公的  
话让正在兴头上的吴怀清倍加精  
神,他想自己能成为声誉朝廷上下的  
高官,与列祖列宗的阴庇佑和父  
老乡亲的关爱不无关系,理应为  
宗祠多留些文墨,以善导乡亲热爱  
家族,以启示后人尊宗敬祖,稍加思  
索,当即挥毫写下“祭则受福”四个  
见方一尺的匾文,小楷落款为吴怀  
清题。该匾被悬于中重门庭正上方,  
他是要叮嘱后人重祭祀,铭记祖  
宗厚德,然后才有福。

此后,吴怀清在逗留西泉畈八个  
多月里,期间撰写了《除夕抵通山西  
泉故里》《丙申孟秋将还秦留别西泉  
父老》等大量诗文。前者描述身处  
西泉的安逸与渴望身心的安顿,一  
边是内心安定,随遇而安,处处都是  
故乡,一边又心怀寥落,感叹远道而  
来的风尘仆仆,空有一腔才情还不能  
报效家乡父老的矛盾心情。《丙申

父老热烈欢迎,与故亲相聚的那种  
久违的亲情以及抒发依依惜别情。

重逢就怕日匆匆。回归西泉数  
月后,吴怀清又要踏上归程。之后的  
“西泉世第”经过大半年的整修,  
耳目一新。村里人为永远彰显宗祠的  
荣耀与吴怀清的高超书艺,还有  
他那腔挚爱故乡的殷殷情怀,将他  
所撰的楹联、牌匾一一用上等檀木,  
雕刻而成,分别悬挂于宗祠厅、柱、  
墙壁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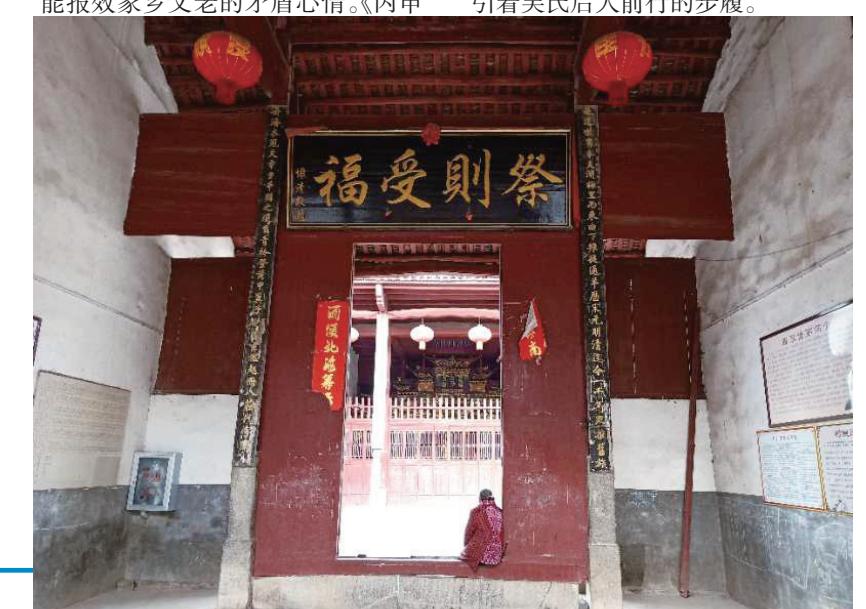
其实,吴怀清刚中进士时就回过  
祖籍西泉,目的也是祭祀祖宗,告慰  
先灵。最后一次重回祖居之地是民  
国十五年(1926)的除夕。其时,他  
的父亲已去世,可悲的是清廷已倾  
覆,一系列的变故让他黯然神伤,心  
情抑郁,为繁华竞逐叹息,从而备感  
愧对祖先及族人。有联为证:

梓里别廿年春梦方醒愧之余光  
及宗族;

桑田经几变冬心独抱歉亏大节辱  
先人。

吴怀清的回乡之旅,充分展示了  
了一个游子的家国梦和故国情。天  
遥地远,万水千山,五次回到西泉寻  
根问祖,是将“仁义礼智信”做人的  
基本准则和高尚品格进行完美的诠  
释与传承。

1928年吴怀清抱憾离开人世。  
乡梦断,旅孤孤,那些欢娱与遗憾的  
往事就像流水般逝去。“竹密无妨水  
过,山高不碍云飞”,然而吴怀清的  
一腔才情就象涓涓细流,流进了西  
泉的心田。他留在西泉祠堂内的  
楹联已历经百年风雨,满目沧桑,  
其中蕴含的悠悠柔情和拳拳赤子  
心,直至今天仍然散发着不朽的辉  
光。它是星火,亦是标杆,在默默指  
引着吴氏后人前行的步履。



## 牌匾背后的故事之十五

# 一腔才情润西泉

◎朱丽平

木楼,是为有身份地位的男人准备的观戏雅座,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人不能登楼就坐的,会被理解成踩在男人头上而有伤体统的大事。

二进为祖祠祭祀和兼理族中大事以及举办红白喜事的中重大厅。静心品读中重诸处立柱上一幅幅匾,会让人叹服制联人固深的学识,然后久久沉浸在这浓厚的儒学文化气息里。宗祠的柱子,墙壁上的幅木刻的对联,联幅之长及数量之多,居于全县祖祠之最。在众多的牌匾与楹联中,让人感受至深,颇受裨益的是清末民初官宦、书画家、收藏家吴怀清题书的六幅楹联与一块“祭则受福”的祠匾。

吴怀清生于光绪十六年(1861),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字慎初,号茂椿,号连溪,别号默存子,哑道人。据吴氏家谱记载,吴怀清的曾祖于乾隆后期(具体年月不详)举家远迁陕西省山阳县董家沟。移民的寒微家庭,勤耕苦读好学上进的家教,让他性格顽强。他外表浑朴憨实,内则精明聪慧,志向高远,勤奋好学,言词拘谨。遇难不屈遇事不慌,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学而优则,二十岁便考入州学,成为秀生,被商州知州李素聘为幕僚。首试光绪戊子科(1888),就成为湖北省乡试二十六名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试中试第一百三十五名贡士,复试第二,殿试甲第第三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第十九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馆等第八名,授职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庶常馆提调、武英殿协修,实录馆纂修,奏协院事,庚子京察一等。曾任职盐运使的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旨典试山东,后因丁忧回乡。宣统二年(1910)起复后,先后任翰林院秘书郎、资政院议员,赏戴花翎头品顶戴,诰授光禄大夫。民国后任《清史稿》协修官,纂修、纂辑、恭纂、恭修有《拟赵充国上屯田二便疏》、《皇清奏议大臣年表》、《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德宗本纪》、《德宗实

录》、《山东后试录序》、《疏集句诗文》。

久别的人盼重逢,理不完的旧情,续不完的梦。吴怀清自曾祖迁徙陕西山阳,衍衍四代,远离家乡千里,浓浓的乡梓之情使他们始终忘不了故乡山水与父老乡亲,每代人三年五载就回西泉畈扫墓祭祖,看望乡亲,据考证吴怀清一生就回乡过五次。光绪三十一年(1895)吴怀清之父吴荫祥病入膏肓,弥留之际,慈父耳闻后言:“我们虽远离故土,但根脉在通山西泉畈,如今你身为朝廷高官,这是西泉畈的风水所致,望你别忘宗祖,心系老家。”并叮嘱他在丁忧期间回西泉畈省亲,将灵牌放到宗祠神龛中,同时要倾资修葺陈旧的西泉宗祠。吴怀清便于这年除夕前赶往阔别多年的西泉畈。

踏入西泉的土地,家乡父老早就候在村口夹道欢迎,鼓声震天,爆竹雷霆,他们团团围住吴怀清,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话尽桑麻。村里有件至今口相传于村民中的小故事:经史满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吴怀清,此时任职翰林院编修、职授国史馆总纂。这次,他风尘仆仆赶回祖籍西泉畈,翌日就忙着察看村庄地脉风水,只见村后两座山峰如两只下山猛虎。村间的一条清溪如缠腰玉带,村前紧依富水的平阔大畈,粮丰鱼肥,还有那一片片点缀于村野间的乔木绿竹,庄稼瓜蔬,无一不让吴怀清赞叹有嘉。然而,当吴怀清举目宗祠门楼间的“西泉世第”匾额时,眉头皱起,面露不悦,随从问其何故,他称这匾间四字,仅仅“第”字的一撇尚可,其余均为涂鸦之笔,难道家乡缺书画才子吗,进入宗祠后,吴怀清对宗祠的构建与中意的石、砖、木各类雕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再细细阅览或贴在墙中,或悬于厅间,或挂于柱上那些红红绿绿的诗文、匾额、楹联,没有几件让他称心如意的。他直言父老:“宗祠是家族面貌,我们吴家不乏贤士,通山多有文人墨客,但宗祠的诗词联文不能如此庸拙。”</p